



艺4、5

艺术品鉴赏/平台
艺术家推介

人物

现代快报 2017/5/6 星期六

责编:徐馨儿 美编:江佳镁 组版:滕爱花

江苏美协优秀名家巡礼

之 余玉奇

特别支持:江苏省美协



典雅澄静的笔墨诗境

——余玉奇的山水画

□文/马鸿增



余玉奇

江苏省南通市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江苏省美术家协会常务副秘书长(主持工作),江苏省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江苏省中国画学会副会长,江苏省山水画艺委会副主任,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



本版山水均为余玉奇作品

从古至今,江苏山水画坛高手林立,只有具备过人的才情和扎实的笔墨功力,才能脱颖而出。在当代中年画家中,余玉奇便是一位代表。

典雅澄静的笔墨诗境,这是我对余玉奇山水画的总体印象。当代有这种追求的画家有一些,但达到他这样境界的并不是太多。他的作品渗透出的从容淡定、恬静优雅,是由文化积淀而形成的一种气象,是他人生态度的自然流露,也是他文化品性的真情流泻。

余玉奇山水画的诗性,是由三方面的因素相互作用所决定的——一是文化涵养;二是对自然的感悟;三是笔墨功力。三者缺一不可。

余玉奇的文化涵养,尤其表现在他的散文创作中。我以为在所有文学门类中,最接近于诗的便是散文。古人云:“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从唐代王维开始,便讲究山水画的诗性内涵。苏东坡更明确提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余玉奇的散文多写心境,或借事写心,如《回家》;或借物写心,如《人生如茶》。其文淳朴而曼妙,其意隽永而清新,曾被列入“美文经典”而广为传播。他把小小的茶杯比为大千世界,每片茶叶如滚滚红尘中的芸芸众生。有感悟于种种不正常的心态,他发挥道:“其实,人的生存需要极其有限,只不过‘一单食,一瓢饮’而已,何必吃着碗里还望着锅里?”正是这种淡泊宁静的人生态度,使他在山水画创作中贯注着一种清彻、澄明、静穆、幽远的诗意。

寄托诗性必须依托于一定的客体,山水画家“外师造化”自是必然。前所谓“搜妙创真”“借天地万物而陶泳乎我”是真理。余玉奇正是在不断与大自然对话、交流中,感悟到大自然的苍茫浩荡之大美,澄怀味象,中得心源,因而他的作品中变化多端的章法总是不离其宗。虽然山水画元素不外乎山峰、瀑布、云雾、树木、屋舍、舟船之类,但高明的画家却可以通过不同的组合方式而产生各种动人心弦余味无穷的艺术意境。类似《飞瀑流韵》那

种出人意外的章法结构,产生气韵雄奇的震撼力,就是一例。

中国画的本体语言,归根到底是笔墨。笔墨质量决定着作品的质量。余玉奇深明此理,他在师法传统的过程中,由研摩清初“四王”而上溯宋元诸家,并吸取了近现代吴湖帆、宋文治、宋玉麟、卢禹舜之养分。在广收博取的基础上,他努力追求将南派水墨氤氲、秀润飘逸的风韵,与北派厚重浑朴、刚健挺拔的气势融为一体,逐步形成了清旷苍厚、雄秀兼备、典雅澄静的艺术风格。在总的格局下,他的画大体有两种类型:一类倾向于壮雅之美,笔墨厚重,骨体坚毅,云海苍茫,飞瀑奔泻,于勾皴点染中尽显虚实变幻之神韵。以《山居者知山》《东方欲晓》《雨余山更佳》等为代表;另一类倾向于优雅之美,笔墨温润,空灵清远,象简味浓,有时掺用泼墨法。以《秋山几重多》《松山高士图》《山静似太古》等为代表。这反映出他力求深入笔墨堂奥的多样化的探索 and 积累。

需要指出的是,余玉奇的笔墨诗境看似近于古代文人情怀,而实含时代新意。他所传承的不仅是古人笔墨精神,而且有现代新金陵画派的文脉。新金陵画派“笔墨当随时代”的理念、深刻的人文精神、激情的写意精神和精益求精的创造精神,对他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在具体笔墨形态上他从宋文治、卢禹舜、宋玉麟等诸大家艺术中多有汲取。当下中国艺术观念和创作多元、多样,面对太多的喧嚣与浮躁,余玉奇在其本性驱使和江苏特有的文化氛围的陶冶下,选择了他人认定的艺术理想和审美取向,“让心灵的游走和精神的守望在这里凸显、结合、演绎和转化,营造一个单纯、宁静而又富于理想色彩的‘山水王国’。”应当承认,这也是当代中国艺术时代性的另一种表现形态。

余玉奇正当创作盛年,他的山水画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伴随着人生阅历和人生感悟,他的艺术还会不断提升,笔墨诗境的创造也将愈酿愈浓。

蕴化通融 破茧成蝶

——袁运甫评余玉奇山水画

余玉奇是从南通走出来的画家。说到南通,张謇是不能不提的人物。他本人是状元,是当时中国文化的最高峰,他把像王维、李时珍这样中国一流的学问家,还有20世纪初世界上最杰出的代表美国的学者杜威等请到南通师范,进行高级中等教育,这在全国都少有的。张謇还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刺绣研究所,吸纳了一大批人才,这是与美术比较接近的一门艺术。之所以南通出人才,出大艺术家,是与南通的地理环境和文化氛围分不开的,是与张先生的开明开放理念是分不开的。

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人物,是我的老师刘子美先生。刘先生毕业于杭州美专(中国美院的前身),他西画基础很扎实,传统修养又很好,造型和写意两个方面都很强。刘先生把自己的技法和理念传授给他的学生,他的学生中还有许多在中央美院、清华美院、中国美院任教,又影响辐射了非常多的人。技法画家赵无极更了不起,他把中国的哲学思想带出去,又把西方现代创作手法带回来,对世界艺术潮流产生很大的影响。赵无极是融和东西方文化的成功者,也是20世纪以后最主要西方艺术的代表。仅凭这一点,刘先生对近现代南通乃至中国美术的贡献是很大的。就美术而言与刘子美同时代的画家还有王个移和尤无曲,后来还出现了许多画家,他们有的是同道,有的是师生关系,他们互相影响,共同推动了南通美术的发展。

之所以我要讲前面这么多话,是要说明一个观点,任何人的成长是与他的成长环境密切联系的,所谓环境,包括了自然环境、文化传统、社会历史、风俗习惯等综合因素,而其中更多的是精神形态方面的内容。玉奇出生在南通这样人杰地灵的地方,又得到刘子美先生的亲授,受到正统的美术教育,一开始就站在一个很高的起点上。无论将来玉奇的艺术道路走得有多远、多高,他的根在南通,他底子是在南通打下的,他的包容的胸怀和创新的理想深深打下南通文化的烙印。

余玉奇的这幅长卷总体气势很大,但不失温润细腻。这与南通人既谦和又豪爽的性格有关,也与他的人生经历有关。玉奇从过军,又从过政,握过枪杆子,也拿过笔杆子。他去过多地方,在北京、南京都工作过,得到北派画家李可染先生的指点,又受到江苏画家宋文治、宋玉麟父子的画风以及卢禹舜先生技法的影响,再往上他在临摹“清四王”“明四家”,尤其是黄公望作品上下过苦功,吸取了一切有益的营养,形成了自己新的面貌。总体来说他的画属于江南山水,与新金陵画派有血脉关系,但与新金陵画派又不完全一样,他的山体结构,还有树的逆光画法明显有北派山水的特征,他的云很灵动、很透明,他的水很有质感,与新金陵画派的风格又不完全一样。玉奇是把各种技法、各种风格结合在一起并形成自己风格很成功的一位。这张画高度不是很高,但是长度很长,玉奇能够做到有气势又不失精致,在大的气势的控制下,一步一步深入局部,一个一个解决细微的主题,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这是他笔墨功力的体现,也是他文化修养的凸显。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两百年。将来的时代是年轻一代的,我希望余玉奇在已经取得成就的基础上不断努力,再攀新的高峰,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传世之作。